

## 對鄉土小說焦距的微調與校準—— 論黃春明《放生》與鄭清文《天燈·母親》 的後農村書寫\*

陳惠齡\*\*

### 提 要

作為鄉土書寫的前行者，黃春明與鄭清文於九〇年代前後分別寫就《放生》（1999）與《天燈·母親》（2000），依然浸染著生命歷史的本源——作家與宜蘭羅東、桃園舊鎮的親密關係，只是鄉土概念與敘事邊界顯然已有變貌。不管是執持對昔日鄉土小說的賡續／接通，或撤退／斷裂的立場，《放生》與《天燈·母親》皆可稱之為「後農村」書寫。就文化論述的前綴詞「後」（post）字義而言：一為「曾經經歷」（having gone through），一為「之後」（after），兩者均攸關「時間」命題，乃意味曾經經歷過而已然成為現在生活中殘存之意識形態與文化影響。《天燈·母親》一書，是鄭清文歷經童年農村時代之後，所召喚與體現關於過去的意識，然而在自然韻致的想像鋪展中，卻含藏後現代性能量的敘事與暗示。黃春明《放生》集中刻繪鄉村「閒暇階級」——除了閒暇時間外，一無所有的老人軼事光影，顯然也是一種面對進步與異化時代的「焦慮書寫」，透視且託寓的並非「農村重現」的輝耀，而是「農村已死」的殘破。如是而觀，黃春明、鄭清文的新鄉土書寫，並非喚起鄉土小說傳統的幽靈，反倒是藉由後農村書寫，而使鄉土小說的焦距得到微調與校準。

關鍵詞：黃春明、鄭清文、《放生》、《天燈·母親》、後農村、鄉土小說

---

\* 本文初稿宣讀於「2008年第三屆經典人物——黃春明跨領域座談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8年5月31日～6月1日。會中承蒙蘇碩斌、李瑞騰先生惠賜意見，特此致謝。投稿期間，兩位匿名審稿者多所嘉勉，並悉心匡謬，惠予寶貴修改意見，謹此深致謝忱。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助理教授